

二程全書

冊三

河南程氏經說目錄

第一

易說繫辭

第二

書解

改正武成

第三

詩解

第四

春秋傳

第五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第六

論語解

第七

孟子解

第八

中庸解

一

第三

詩經

文五九

第二

文五九

第一

同前書大列五自始

伊川經說卷之一

易說

繫辭

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

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

一本作萬事理也

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

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入

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

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

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

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

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

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

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  
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  
矣辭所以明義翫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翫辭而能通其意觀象翫占  
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無咎位有貴賤之分  
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  
無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  
辭各隨其事也

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  
綸理也在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爲幽成象爲明知幽明之故  
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爲精氣  
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

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同也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闢闔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

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

易道廣大推遠則無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無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直直易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誠也者性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蹟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

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尙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尙其變化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



有上五者便下有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無常尤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

伊川經說卷之一

一以爲用天以交復正十以之而變以而法及轉以變以言以與言言以

一辭以正十而之而正十以之而變以而法及轉以變以言以與言言以

有變以正十而之而正十以之而變以而法及轉以變以言以與言言以

子爻辨類而言言以正十以之而變以而法及轉以變以言以與言言以

復辨類以知其變以而法及轉以變以言以與言言以

以言天不之變以而法及轉以變以言以與言言以

伊川經說卷之二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舉其宏

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  
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  
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  
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曾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  
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修舜典已  
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  
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典則也上古  
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  
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  
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  
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昔在文連下文光宅天下已不若與上文相連則文勢當云在昔也聽廣曰

聰視遠曰明堯之神智所知所照洞徹無不流通故謂之聰明文文章也謂  
倫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言堯之神智聰明而其動作施  
爲有條理文章其發謀措事意思深遠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故其道光  
顯故云光宅光顯居天下也既老而將遜避帝位因禪讓於虞舜故史官作  
此堯典之書以載其事此夫子之序舉一篇所紀之大要也

堯典

此題書  
之目也

曰若稽古帝堯

史氏追紀前世之事若考古之帝堯其事云放勳以下是也堯典字爲題下  
加曰者謂堯典之辭曰也若發語辭如書中王若曰之類也古史之體如此  
下若稽古帝舜大禹臯陶皆謂考古之某人其事如此也

曰放勳功迹之著也放依也上古淳朴隨事爲治未立法度至堯始明治道因  
事立法著爲典常其施政制事皆依循法則著見功迹可爲典常也不惟聖  
人隨事之宜亦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  
曰如此也古史之體發論之辭也前儒見云放勳遂以爲堯之名因而又以

重華文命爲舜禹之名若以其文同則亦當以允迪爲臯陶之名而獨不謂之名者故或稱堯或稱放勳互稱之如孟子曰堯事而傳錄誤作放勳亦如傳記中言仲尼或作夫子或作孔子之類但舉其人耳誤不足怪也

欽明文思安安以此四德行放勳之事欽敬慎明聰明文文章思謀慮有此四者故其所爲能得義理之至當上安其所處也下安得其理也謂其所爲放勳之事皆安於義理之安

王介甫云理之所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

序言堯德故云聰明文思此言其立事故云欽明文思施各有所宜也立事則欽慎爲大舉德則聰明爲先各因其宜單言明則包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言其有欽明文思之德故所以能立事成勳安於義理之安又言其允恭克讓所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當也前儒訓信信然乃當也其實一義恭謂欽順克能也禹曰朕德罔克是也讓謂謙讓不有其功之謂也言堯其所爲至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公無我故雖

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故舜稱禹功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以光被四表而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能高於己而讓弗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聖人與常人異人知允當不可矜也則爲恭巽知能之不可眩也則是謙讓必悅而誠服也然作爲於中而假之於外欲常其德且難矣況足以感人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聖人之公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孰尸其功故應物而允於彼復何存於此也故不害欽慎之神能亦由乎理而已故無居有之私天下見其至當而恭能高而讓所以中心悅而誠服也蓋一出於公誠而已惟其志至誠故能光顯及於四遠先儒訓光作充光輝照耀乃充塞也其實一義天下咸服其德則是其德充塞至於天地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始於明俊德俊德俊賢之德也堯能辨明而擇任之也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爲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於以睦九族也注云或疑親睦九族豈待任俊德乎蓋言得賢俊而爲治治之始自睦九族爲先故以次序言之也以王者親睦九族之道豈不賴賢俊之謀乎

九族既已親睦以至於平治章明百姓庶民也前云明俊德既明而用之則任之之道包在其中矣故便及庶民王國百姓既已昭明倫理而順治矣則至於四方萬國皆協同和從天下黎庶於是變惡從善化成善俗而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

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述堯之治盡於此矣自堯曰疇咨已下皆紀其事以明堯之聖耳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月星辰之行次疏云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叔仲叔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嵎夷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析散處田野耕作鳥獸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羲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孔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凡順夏時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錢納日西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平夷安舒也氈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止言北方也故須復云曰幽都居北方之官主順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故云朔易或以爲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始變易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爲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修完室廬牆垣之類非今歲之用皆爲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若蓄種實修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農事既興而春官遽爲之也

咨釋詁云嗟也告與語之辭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密詳具故舉其法以勅義和使職之古之

時分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羲和以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他數事無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言百工之職各分命之也各授其任使行其治是信使治也允釐信治也百工各信治其職故庶工皆和史載堯治天下之治盡於此矣庶績咸熙治之成也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已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咨嗟告與語之發辭問誰乎能順於是者將登庸之順是謂順我之治也辭不與前相連此堯老將遜帝位博求賢聖之意故放齊對

以胤子朱啓明朱本不害故云明發而明通矣又訪問誰能若順我事此又別一時求人之事也方鳩僞功言方集其功靜言庸違王介甫云靜則能言用則違其言象恭滔天言其外貌恭而中心懷藏姦僞滔天莫測○蕩蕩乎平漫之狀懷山襄陵故蕩蕩然也

吁疑歎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謂其不循順正理而毀圮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汝能庸命遜朕位汝能用命由正理也其順行帝位之事

明明揚側陋使顯揚側陋之賢

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疑以爲岳可授則盍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爲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己者必見推矣遞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之次序理自當然

瞽子父頑岳曰所謂瞽叟之子也其父頑母嚚象傲烝進也釋詁云蒸蒸日上



漸進之義其愚惡難化故漸益進之使治不至於姦凶之罪自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已下載帝堯求人之事所以明其聖能知人也親愛之至莫如朱知其惡而弗授共工之能言象恭鯀之才智天下之大姦佞也能隱其惡而任其職克朝之賢如四岳且弗能辨而稱其才況百官諸侯下民乎是舉世莫不賢之也堯獨聞舉而吁既而共工卒以惡誅鯀績弗成舜居微陋其德始升聞師舉則俞其言遂授之位非大聖獨見其能然乎其曰我其試哉將試觀其聖德暴之天下也故女之以二女命之尊位使之慎徽五典時敘百揆固非未能信而試之也或曰共工鯀之徒堯既知其惡矣何不去也曰彼所謂大姦者知惡之不可行也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何因而去之也及將舉而進之則堯知其不可蓋用過其分則其惡必見如王莽司馬懿若使終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篡逆之謀而終身爲才能之臣矣鯀居堯朝雖藏方命圯族之心飾善以取容故舉朝莫知其惡是其惡未嘗行也及居治水之任則其惡自顯矣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



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故其惡顯而舜  
得以誅之矣共工驩兜之徒皆凶惡之人也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  
其上又將使之臣之此凶亂之人所以不能堪也故其惡顯而舜得以誅之  
如管蔡在武王之世何由作亂當成王少周公攝政乘其事會有以發其凶  
慝之心也或曰堯知鯀不可大任何為使之曰舜禹未顯舜登庸時始三十  
矣禹幼可知當時之人才智無出其右者是以四岳舉之也雖九年而功不  
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拂戾圯類益甚  
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故誅之當其大臣舉之  
天下賢之又其才力實過於人堯安得不任也若其時朝廷大臣才智有過  
鯀者則堯亦不任之矣

舜典

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可知故史為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虞舜側微側陋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于帝位言以聖繼聖宜

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此句總言舜事曰若考古之帝舜重華協于帝自濬哲文明已下重敘其德也如堯典統言欽明文思安安已復云允恭克讓以下事重敘其德也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八事濬淵弘哲睿智文文章明聰明温粹和恭恭敬允信

當

去聲塞充實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凡稱聖人取其德美之煥發者而稱之繫

其所取不必同也如稱堯則曰欽明文思安安稱仲尼則曰温良恭儉讓要之皆聖人之德美稱之足以見其聖人耳譬夫言玉之美者或美其色之温潤或稱其聲之清越或取其堅貞或美其精粹要之舉一則足以知其實矣隨人之所稱足以見其美則可也

玄德聲聞玄幽遠之稱

穹玄是也

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玄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既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教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

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烏能

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五典克從則左氏所謂無違教也

納于百揆謂進置之于揆度百事之任而其所揆裁處也皆時敘順成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禮接也門內外之限也京師為內則四方皆外也中國為內則夷狄為外也穆穆和正之貌舜禮待四方而諸侯協和四夷懷來皆從其綏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進置之大麓之任謂總領庶政也麓山阜草木百物所聚也訓猶聚也故孔子云錄也錄亦總聚之義前云納于百揆又云納于大麓何

也曰百揆揆度百事謀議之任也大麓總錄庶政統領百職事之任也非是歷遷數職也各舉其事言耳云使之敬美五典則克從使之揆事則時敘使之賓懷四方則穆穆使之總庶政則陰陽和或曰序云歷試諸難安知非居數職也曰謂歷試如上諸難事耳非歷居數官也堯得舜則置之上位自五

典而下皆非一司之事也大麓者總錄庶政之稱故極其全功而言不可止舉一事也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愆錯逆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又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當暘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爲迷所以獨風言烈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不愆忒否以觀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告其受命攝治也六宗三昭三穆也先已受終文祖矣故止禋六廟也堯之六廟或曰舜既受終始占天意何也如七政有愆則如之何曰未受終則天意何緣而有順逆理必受而後有察也如其有變則天時不順遜避而已何疑

焉人苟誠焉則感於天地通於神明豈有二聖授受之際而有天意不順者乎注云或以爲既受終則欽若昊天乃所當先故考齊七政非謂察己之意合天否也此則不然自堯之欽若命官乃舜納于大麓其見之政久矣既受命而君固宜察天意也

肆類于上帝肆遂也猶後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自上日受終而類上帝禋六宗至徧羣神輯斂五瑞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自歲二月已下言巡狩之事非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所至協正時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狩所至必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珪幣皆使合理也

如五器卒乃復者諸侯尊而費重故已覲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以禮答列辟



也五器卽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寶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歸格于藝祖用特歸格告至於祖廟也此記禮也止言祖廟舉尊耳實皆告也如告朔大廟亦不止告祖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若受終而禋則是祭也雖古禮不可詳知恐薦新之類亦止就廟耳惟時祭設主則各就其室非祭不必設主也

每五載一巡狩則一方之諸侯朝于岳下故云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爲治之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

注曰民功曰庸其言善則考而褒之其言不善則固有以告飭之矣

肇十有二州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爲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禹貢云別九州者洪水治平而定九州之域在後始分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也蓋表其山爲一州之鎮耳

象以典刑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刑鞭作官刑治官之刑也小過不用正刑朴作教刑凡教皆用不必指在學校流宥五刑情之有宜矜貸則流於遠以寬宥其刑五刑分其遠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謂過失入於罪者災害也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肆緩也今語有縱肆寬緩之義赦除釋之也眚者肆之災者赦之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其非者凶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使不得爲人害也是賊刑也上云皆舜之制刑立法如此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官旣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意云舜之於刑欽哉欽哉惟刑之爲憂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

注云說者皆以爲舜語非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刑也四罪蓋肇十有二州之前大抵流放  
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如水流  
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邇爲差殛則誅死之  
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殛繇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則惡之彰著或敗功  
害事於彼耳

百姓如喪考妣百姓庶民也言庶民則君子可知矣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三  
年喪畢而朝廷公卿天下諸侯皆請舜正位故復至文祖之廟以告見焉孟  
子云其避丹朱之事蓋喪畢而不自有之畏避也朝廷諸侯請之是天下從  
之也推其事而言耳故史官不載其事或曰舜往避於南河之南迹之顯者  
書不云何也曰書之紀事不如後史之繁悉也若五載一巡狩則舜之在位  
其所往多矣皆不記也

改正武成

武王伐殷往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

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  
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  
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咸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

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  
天下治

伊川經說卷之二

天不飲

七

伊川經說卷之三

詩解

世傳胡氏本辭多不同疑後人刪潤今悉從舊本也

周南 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古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



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復有譎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爲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

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

漢廣

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爲興水之爲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爲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爲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

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汝墳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家齊俗厚婦人皆由禮義王道成矣古之人有是道使天下蒙是化者文王是也故以文王之詩附於周南之末又周家風天下正身齊家之道貽謀自於文王故其功皆推本而歸焉漢廣婦人之能安於禮義也汝墳則又能勉其君子以正也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思念君子之勤勞如久饑也調作輶重也二章自勉之意伐肆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三章勉君子以正言其勤勞猶魴魚之鱗尾蓋王室暴政

如焚炤雖則如是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邇被文王之德化忘其勞苦也  
麟之趾

關雎而下齊家之道備矣故以麟趾言其應關雎之化行則其應如此天下無  
犯非禮也自衰世公子已下序之誤也以詩有公子字故誤耳麟趾之時麟  
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  
近而言之麟取其仁厚趾角定皆於麟取之皆有仁厚之象也趾不踐生草  
定之狀必有異常物角端有肉公子之仁厚如是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吁  
嗟麟兮

召南 江有汜

此亦文王時詩因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  
岐沱水之別歸謂從君子也美人君當使妾媵均承其澤故以歸言非謂是  
嫁來之歸也汜分之小洲渚之岐則大矣沱之爲言別也幾相類矣言水之  
分流與夫人之不專君子前二章止言嫡不由是道其後自悔卒章則言不

過我而無怨笑歌順命蓋言其所以致嫡之自悔也處得其所處也過及也  
笑喜樂而已歌之發於中也

谷風

習習和風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同龜勉和同不宜有

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家室正如陰陽和而成雨采葑菲者以其有

下體也無以以也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

老承上章意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謂此道不

遠而邇何莫置我當其分乎送置也畿分也所以疆畿者所畫之界分耳茶

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禮之至也反好之如弟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

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汙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

得其正也愛其新昏而反不以我為屑也梁笱喻己所治家事惜為其毀敗

梁所以雍蔽使毋撤而逝之笱所以在魚使毋發而去之我身之所為且不

能省閑暇惜我既去之後乎就其深矣已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



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可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我所爲者如是不能心知念我而反以我爲讎惡愾心所畜也惟其心旣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由心阻絕其善也昔惟恐養生之道窮困及爾至於顛覆今旣遂其生旣饒息矣乃比我於毒所以蓄藏美物者以禦冬爲卒歲之備也今乃止以我禦窮困之時終乃見棄肄習也貽我以武暴憤怒習而爲常矣暨息也不念昔之安息於我室家心所歸息也

簡兮

賢才之人可以爲王臣而簡擇取之方將使之爲萬舞日之方中明朗之時又在前列而處上見之宜可辨而不能知之也碩德之人僕僕然心廣體胖在公庭爲萬舞也次章又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羽籥二事皆能



之也其顏色如渥丹然必言其顏色之充美者以其在前易見其才藝容色如是而公錫之以爵而已勞賤者之道也榛之在山苓之在隰乃其宜也賢者宜在王朝也云誰之思思彼王國之賢者言彼美德之人爲王朝之臣乃得其所也言之所以歎此之不得其所也或云美人蓋謂衛之賢者文意不然

北風

序云並爲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虐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風旣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旣尙威虐必將殘暴於人也以恩惠相好則攜持而去耳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尙可寬容虛徐乎旣急也哉涼氣喑聲雩霏皆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

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君子偕老

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章之設象其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之不淑奈何一章言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如是而奈何反不稱次章又言服章容貌之美與德相稱則可尊仰故云胡然而仰之如天乎胡然而尊之爲君乎帝君也帝言以其有德也三章重陳衣服德容之美誠如此之人乃是邦人之媛也媛美德之女

定之方中

美建國之得其時制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言相土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序其勤勞以致殷富塞當也淵深也

當其深所以成其富盛

蠖螻

言奔則女就男衛國化文王之道淫奔人知恥而惡絕之詩人道是意以風止其事蠖螻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猶易之自我西郊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義從於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後從焉不由是而奔就於男者猶蠖螻之東故以輿焉人所醜而不敢指視也奈何女子之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違謂違背不由其命而奔也朝濟升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爲兩崇朝不日之義奈何女子反遠其父母兄弟乎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婚姻男女之交也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故言其大無信不知命爲可惡也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真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

欲則順命言此所以風也

### 相鼠

相鼠之爲物貪而畏人舉止驚攫無體態故以與人之無禮儀視鼠之有皮革以成其身有牙以完其形具形體以成物而動作如此猶有人之形質而無禮儀容止不若死也

### 干旄

卿大夫公子多好善者賢者受其禮意之厚當以善道告之詩推其意知樂告也干旄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紕疎布之狀組錯密之狀祝疑爲竺厚積之意馬四至於五六馬帛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始畀之畀與也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爲樂告也郊野外部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

好賢則士亦遠邈也

淇澳衛

淇澳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有斐斐然文章貌君子有文章由其在學以自修如切如磋言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以象治玉譬人之治學修身瑟兮僯兮恂謹莊栗貌赫兮喧兮成德顯著於外也故云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言文章君子威德之至善人不能忘也此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三章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寬兮綽兮寬弘裕也綽開豁也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如大車也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飾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猗猗言竹之態青青言其色如簣言其盛密比爲簣綠竹竹也淇澳所有

考槃

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

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

碩人大人尊賢之稱

賢一作貴

頎頎容質之偉盛言其位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

貴盛德容之如是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如朝

君爲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重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既盡言夫人

之尊位重因以河水與人情故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夫人洋洋

浩蕩活活流激貌河水如是故施罟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君情放縱故

禮法不能制葭莩與衆多庶姜衆多孽孽不順如葭莩然賢士大夫莫能正

有去而已

君子陽陽

簧爲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爲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翽舞所持自爲

歌舞又招其侶由傲樂之道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

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而已



揚之水

周人勞於戍申而怨思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彼其之子謂諸侯之人申甫許皆申之地名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興力不足也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深

中谷有蕓

蕓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始章歎其遇艱難次章歎其人之不善獻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卒章笑其恩義之素薄非由於今也故云何嗟及矣其怨益深也嘆其濕矣當作隰矣亦乾也

丘中有麻

丘中宛宛平窳之處地之美者也麻可衣麥可食宜植丘中興賢者宜在朝則

能養於人彼謂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咨嗟故思望其施施而  
來次章云彼乃留而子反歸鄉國思望其來食於朝李者徒能甘人之口而  
不能養人之物丘中反有李乃比不賢之人也佩者外飾玖非真玉彼留之  
人所貽我者徒文飾而無實貽我及人者

緇衣鄭

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其爲國君而能好善道享服章宮  
室祿廩之報也緇衣卿衣也宜言其稱敝又改爲言久其職適其館授之宮  
室授之粢賜之祿廩予謂王朝還更也今人言還知還解若還皆更義還予  
猶予還既授之居復賜之祿也席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享此皆善善  
之功也

子衿

衿青學者之服青青舉家之辭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

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

其音問遂爾棄絕於善道乎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佩爲青組綬佻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東方之曰齊

齊國政衰君臣皆失道故風俗敗壞男女淫奔日興君月與臣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日出當明而姝美之人在我室所以在我室履我卽而來也卽就也謂行跡履我跡而來奔也月出亦當明照而姝美之人在我門內所以在我門內履我發而來奔也發行步履其行步而來奔也由在上

之人不明容此姦慝也

東方未明

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早或暮無常度也挈壺氏司漏刻而朝廷與居不時是其職廢也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躍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以知其有限見之則躍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然無節之甚樊籬也營營青蠅止於樊是也

盧令

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

園有桃魏

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知其實以爲穀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

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為謠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棘尤賤物可用以食也行國猶駕言出游所以寫憂罔極不中也

無衣唐

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六七衣之數或曰繼世之君比受封有降然不知六七者何物也燠煖亦謂安耳

葛生

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為誤矣好攻戰則多離闊之恨葛之生託於物茲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是兩句誰與乎獨處而已獨且獨處至且也晝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

采苓

首陽山生堅實之物故以興讒誣不實之人山者物之所生故采必於山苓生於山顛苦生於下葑蕀山陽之平地又各其所也與采言必於誠實之人下

因誠於信讒之人造爲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誠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爲然  
人之造爲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實事也

蒹葭秦

蒹葭蘆葦衆多而強草類之強者民之象也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  
故以興焉蒼蒼而成白露爲霜矣伊人猶斯人謂人情所在人情譬諸在水  
之中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淒淒青蒼之間也未晞未凝  
也猶禮教之未至采采茂盛未已方濃之狀未有禮教也禮教未立則人心  
不服而俗亂國何以安乎

終南

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條梅  
美材也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至止在此耳不必自  
外至也紀稜角堂平寬紀興禮法堂與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德故宜  
其服稱其位當修其身修其德保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



晨風

序言始棄其賢臣詩中又見其不求賢之意歟飛疾貌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如晨風之疾也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念恐己之有未至也人君當如此而如何今乃忘我之多乎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欽欽不懈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上章言朝廷有道則賢者歸之下章言當念下之有賢才也欒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駁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棟樑亦然言樹蓋其茂大者乃成樹耳欽欽靡樂如醉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無衣

不與民同欲故民疾上之爲詩人言爲君當與民同欲也能同胞則雖寒不怨

矣若推同胞之恩則民亦同上之欲王于興師謂若以王道興兵則百姓皆修其戈矛與之同仇矣澤猶今謂汗衫之類

墓門

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墓道之門也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他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之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他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前章言有棘言他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谷輔道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詩以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

防有鵲巢

起土爲防壘以爲疆場之限上植以木於是鵲往巢焉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叩丘也謂丘原廣平之處則有蒼生之美草

與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佞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  
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中唐窟下之地瓦礫所聚也與處汙則不善者  
從焉鷓文草也旨言美也惕惕懼也

匪風檜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爲以興民俗天氣順則  
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匪風不  
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發迅烈偈軒輕不定顧瞻盼戀思而傷恒也飄回旋  
漂輕搖弔傷憫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誰能烹魚以食人人將  
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人將樂而與之懷相要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  
從也

蜉蝣曹

蜉蝣朝生而暮死以興國將亡不能久也蜉蝣之羽羽翅稍猶曹君之奢靡衣  
裳楚楚然鮮美胡能久乎故憂其安所歸處也翼翅也采采華飾息止息掘

閱升騰游翔之狀如雪潔白說稅也經文說駕皆用說字翹也亦有悅義故通用

### 候人

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用者其微有自候人而升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荷戈役以守疆場乃其宜也如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又至於三百之多所以刺也三百言其多爾如三百塵三百困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左傳乘軒者三百人蓋因此詩也鷄乃在梁不濡而食與無功受祿不稱其服章之美待遇之禮遂稱也卒章與小人之無所取蒼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朝濟乎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所取也饑渴乎季女者謂其有婉孌之容也今小人無德義可取何爲而近乎

### 下泉

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

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稂蕭著皆下澤所生愾然  
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其卒也又傷無賢伯以糾率  
之故致如是芄芄然盛之黍苗蓋陰雨膏澤使然四方諸侯能勤王事由郇  
伯勞免之故也郇伯古方伯之有功者

豳七月

周公爲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  
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  
首章也一一陽之月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  
來致餉也盡室從事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日遲遲采芣祈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再云春日遲遲上巳云春  
日載陽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  
由缺一  
字而由遲遲故重言之繫之用云生蠶正義云今亦用之應是也祈祈  
衆多祈祈  
如雲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爲衣裝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  
子及時而行也○八月萑葦亦蠶備也蠶月條桑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

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器具也

伐遠揚以猗女桑皆用斫斧我朱孔陽言染爲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

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斫於公皆此義也民

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續繼續之義謂修肄也後

我稼既同謂收聚也斯螽莎雞蟋蟀說者雖爲三物然考詩意恐是一物隨

時異名耳動股始躍振羽翅成穹窒

東山中  
已解

○嗟我婦子歎其勤勞歲事既

終又復爲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自六月食鬱及奠已下果蔬棗酒皆爲

養老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諸種皆入農事

畢矣故歎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宮功也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乘屋蓋治

也綯所用蓋屋鑿冰必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至故云三之日納於凌陰藏

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

頒冰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饗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

堂公爲衆人會集之所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與爲樂祝以壽考



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鴟鴞

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此詩章句不完莫可究其全體據所存而言之可也鴟鴞惡鳥呼而謂之爾既取我子矣無更毀壞我室鴟鴞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室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以骨肉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養鬻育字通用子之道可憫惻也今乃取之其毒甚矣此皆謂鴟鴞之言不知謂之者主何物也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與禽出而謂曰汝下民義不安拮据持拑貌拑茶披折貌疑其義然蓄租積取也卒瘞致病也所以如是勞苦以未有室家也與成王業之艱子羽尾殘敝然後成室翹翹然高壯貌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

爲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東山

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東山所征之地淮夷也滔滔紛紛不窮之狀言其久也陰雨則行役尤苦濛濛之時羈

旅愁慘我在東而念歸則西悲謂懷西而悲也制彼裳衣治歸裝也士事也

孔惺鼎銘曰枚歷也枚卜勿事行枚言當歸也蠋卷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

處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烝上比也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

桑野其在外之久往來之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

廬遂荒果羸已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叮嚀廬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不

可以荒毀爲畏當以爲懷也此言與勿士行枚皆人情之正當然有自勉之

意埜丘埜也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

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穹窒鼠穴穹空也窒所壅土也念其將至

而灑掙甫問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

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  
繫之固以比君子于役久留滯不還言如苦瓜而繫堅木也自我不見今三  
年矣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姻之  
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縞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  
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破斧

是詩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也而云惡四國四國爲亂何足云惡也斧  
也斨也以及錡鉞皆人之所用建國封親制典禮立政刑皆爲天下之用猶  
人之有器用也故以斧爲興言旣破毀我斧又將缺我斨矣斨方孔而大者商奄始

率管蔡爲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

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

皇釋言匡正也

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可哀也其德亦甚

大矣將大也我人猶云我公也云斯人可哀迫切之辭錡斧屬言益將有害  
訛與吡同動也或寢或吡振動於四國爲是四國之亂振動恐其益亂天下

嘉善也鉢不知何物要之器之大於錡者適逕急也加切於訛休美也哀周公之忠勤謂之甚美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之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伐柯

破斧言周公之忠勤憂四國之亂天下征之之急如此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斧也柯也二物合而後成用故以興君臣夫婦之合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所執而伐者乃柯也以之爲則則是矣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覲見也故云我欲覲見之子惟以禮乃可籩豆禮器所以行禮語云俎豆之事籩豆有踐謂禮儀是用也

九罭

周公為詩遺王王未知周公之志故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

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九罭網之固

密者也鱒魴魚之美者詩云必河之魴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

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二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

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

保重禮往迎也使公不得所於外於汝信安處也矣深責在朝廷之人也宿

安息也不復謂未還舊職四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朝廷所以

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用也無以是服逆我公歸來無使士民之心

悲思望公也

狼跋

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

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檻於機穽羅絜前跋

後窺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

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碩大也謂崇大之位膚美也謂盛美之德孫者避而不居也其謙遜不以崇高聖智自處所以天下稱聖處危而安也几安義几之立各取其義也此大舜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唯其處己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窶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不失其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上二句言跋言窶實有几几不暇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此詩在六義比

小雅 鹿鳴

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於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與二南同也燕羣臣嘉賓則用鹿鳴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



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  
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既有誠樂之厚意  
則人心感悅而相好以此示我之列位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次章又言所  
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四牡

四牡之義憫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  
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周道猶通途也倭遲回遠豈不懷歸乎  
以王事不可廢敗心傷悲念此也駢駢不止嘽嘽迅疾駱馬強而耐遠離翻  
翩能飛之物蓋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  
至不遑將父將事也卒章勸以義也駕而馳驟不息豈不懷歸以王事不可  
廢敗也是用以此義作歌以告其母父則知義母主恩故以義告之豈不懷  
歸言使臣之心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作是歌使以此義告其母也

皇皇者華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皇猶煌煌光采之狀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於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征夫使人駢駢俊健之狀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駒騏駟皆以俊言濡鮮澤絲條理沃若旣均皆整順之狀諏謀詢度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常棣

此燕樂兄弟親睦宗族之詩不因管蔡而作也常棣今所謂玉李花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鄂不韡韡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當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次章敘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三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鶴鶴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每有良朋猶豈無他人每有猶亦有也況也永歎校之則可永歎也

骨肉不能相爲而求他人是可歎也四章重明兄弟之親義不能忘譬之兄弟很鬪於牆雖有不睦之心猶將外禦其侮若他人則衆人之分也無兵戎之爲之義五章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六章勸其相宴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食飫足兄弟既偕來當和樂且孺也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孺親慕之義和樂而相親慕也七章言兄弟相樂則妻子好合其和如鼓瑟琴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卒章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伐木

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尙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義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也朋友故舊篤則民德歸厚矣二人伐木更運斧斤聲丁丁相應相須以成其事賦此可以見朋友之義繼言鳥

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次章因鳥以興朋友之義相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神明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三章陳伐木共力因相聚飲食見歡樂厚篤之意許許衆人共力之狀因聚衆共力而具酒食相樂也先儒以蕙爲美未喻是否伐木之際尙醺酒相樂況既有肥豕當以召諸父也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諸父諸舅謂朋友故舊也四章陳厚意以具飲食洒掃精潔盛陳簋器況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也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五章重陳此義之不可不然伐木于峻阪尤須衆力故醺酒之多況乎有感具籩豆成列當以燕樂兄弟無相踈遠兄弟朋友也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乾餼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卒章陳所當然者有酒則我醕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宴飲以篤恩義

天保

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下之報上也天保之詩感陳人君受天之祐  
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天保定爾君位甚安固也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益之義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次章重陳其感既保  
定爾俾爾享福至無所不宜受天之百祿衆福又降爾以遐遠之福惟欲其  
長三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庶如山阜崗陵如川之流聚莫不增盛四  
章言既享豐盛之福用報祀其祖先得無窮之壽君曰卜爾君使卜之設辭  
也五章言其所獲神之至謂降鑒則錫爾多福民所實有則日用飲食謂享  
其豐樂質實也羣衆百族皆化上德六章言其德光顯無虧庇覆生民恆亦  
猶升言光照遠廣如南山之無虧崩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

采薇

文王之時有昆夷獫狁之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  
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



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作止生出地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獵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薇始長而柔矣行期將至也念歸期之遠而憂也憂心烈烈如饑如渴戍事未休已念誰使歸問安否薇壯而剛矣且當行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盥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首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厲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彼爾猶云於彼亦與彼路同常棣之華華萼相親與下盡力以爲上言當如常棣然也彼路何也乃君子所乘之車也君子則知義矣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五章再言騤騤強盛貌付與之重依依上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也腓是足肚也言君子小人從其所處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既臨其衆則整練其車甲修治其器械弭服是也日爲戒備獵狁之事甚急故也先言勞苦憂傷以盡其情次陳之以義以堅其志戍事盡於此矣卒章言歸以憫其勞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



其思歸之切心如饑渴其傷悲甚哀人莫知也此據小序為說於義無害然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於義不然則采薇等二篇或非文王時作乃武王成王時作南仲不知何時人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出車

勞將率之旋也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首章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謂我命我也次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感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于郊行矣旗旐旆旆華威旆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三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名顯感□上□謂勝彭彭衆多央央華威主言城而勝猷猶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其事卒矣四章言其歸敘其久戍也以多難故不遑起居豈無思歸之心畏法令不敢自遂五章復言出兵而衆

和爲一方所徯望南仲之□於此尤感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  
猶是□□南仲之伐西戎也觀此詩意疑似當時西戎兵不加而服獫狁兵  
加而服或止於小大亦不可知卒章喜其歸因敘歸時景物和妍其歡樂可  
見也訊其魁首□□□□徒衆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  
令缺矣物不足□□□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事□□之言  
也不可取鬻魚筍之易作者麗於鬻者亦美□□魚也見其盛多魚與君子  
之酒皆美且多多且旨同旨且有□□□酒多有有富有之意物多可嘉也  
有而能備禮也感□及時也明王在上養育萬物莫不盛多故美之也

南山有臺

此詩樂君臣俱賢邦家榮盛爲福之長也南山與君北山與臣臺萊皆草草之  
衣被於山成蒼蔚之美感猶君子爲邦家之基本萬壽無期重言爲福長久

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財以濟用與君子爲邦家之光榮無疆猶無期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栲栳木之高者益山之高與君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栲栳木之尤高大者與君子德澤長遠至施及後世故云保艾爾後

淇露

淇淇厚濃之狀露之濃厚匪日出則不晞與燕樂恩惠之厚不醉則不歸也厭厭足意之義豐草柔從而盛者以與同姓之親在宗載考在同宗成歡樂禮數也杞棘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惠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温克之容皆令德也其桐其梓其實離離桐梓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淇露在桐梓之上二物之茂盛其實離離然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先親次小後大德澤所懷其序然也離離

猶累累

采芑

芑美菜地力壯盛則可植美菜興文武之將甲兵之強則能成茂功薄言發語  
辭采芑於新田蓄畝皆地力方盛處方叔所總臨三千乘之衆師干猶今云  
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率止往征也言四騏翼翼壯健路車儀飾之盛次  
章重言之中鄉亦美田旂旐央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敘  
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三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  
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鉦  
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爲陳師鞠旅之節鞠止也遂美之  
言明信之方叔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  
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動而無知  
之義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仇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  
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玁狁時聞于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

車攻

文王撫有四方

四方一作西  
文一作武

至是蹙矣故云復文武境土也此詩美其修政事

治車甲因田狩而簡車徒諸侯順從軍法肅治如此故能成中興之功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詩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辭此詩但稱其復古也言美矣既攻謂堅治既同謂調一孔阜為肥壯之子猶云二三子指所任者囂囂盛眾貌有繹聯屬決拾不知是一物是二物助射者傾助也射夫眾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助我助斂禽者舉土賣切眾射大助舉見其多不倚不偏不失持中範也蕭蕭馬鳴悠悠旌旆詠肅靜如此徒御不其警戒乎庖廚不其充盈乎承上言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信哉君子之治戎其成如此之善

吉日

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戊剛日之吉既伯既禱祭馬祖而禱之伯為馬祖據爾雅之文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先王接下之誠意發小豨殪大兕言所獲耳不須為

多說也大兕牛類今西方有之

旄牛

### 庭燎

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也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夙興視朝固有常節始自於夜之未央任其勤而不知節也無節則早晚不能常也故次云未艾向晨也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必將怠矣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箴之於事如鍼砭之刺病矣中央也艾向盡也晨曉也將將鸞鈴聲噦噦車輪會聚聲光明之盛晰晰明也輝光之散也

### 白駒

刺不能用賢賢者去而不留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者古文千里駒又曰白駒過隙白色之貴者以貴色之俊馬興賢德之才士場圃所食非常苗必美蔬也白駒當食以美物賢才當待以殊禮白駒則維繫之不使去留玩樂以



永日唐風云且以永日人暇樂則日永也所謂伊人者宜使於此逍遙豈當使遠去也藿蔬之葉夕猶朝也賢人君子當使於此爲嘉賓賁然光彩來思思其賁然而來也上二章言賢者當在朝廷此一章言思其來思其來是不在位也爾公爾侯謂公卿在位者但逸豫無期度不思求賢致治之道乎戒使欽慎優游無所事之際當勉強思天下之有潛遜之賢者而進用之也三章思賢者之來是不在位也卒章言其遠遜而思之之意遠遜空谷處窮困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賢者既遠遜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問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

白華

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爲之作詩以刺王王字誤作后字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

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棄我俾我窮獨失所也之子謂王也英英白雲雲之貌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天步時運也猶如也滂池北流小水微流也尙能浸漑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滂池名無源易竭之水樵彼桑薪桑薪之善者樵彼桑薪不用而我烘於熯竈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此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鼓鐘于宮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中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慘慘然憂蹙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驚之在梁鶴之在林皆其所也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鴛鴦雌言者右翼掩左是雄之常也今王爲夫之道乃不常二三其德謂初終改易也扁乘石之形設乘石以爲高也而反覆卑與王捨后之尊而寵微賤之人也之子見遠使我困病底病也此詩八章有次序更不煩解第四章中卬字訓

我也謂幽王我却烘於燬今俗語如此

大雅 旱麓

言周家承受先祖之業也后稷公劉積德於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重修百

福以干天祿

申重也

人為善而獲福修善乃福也為善而獲福所謂自求多福

乃干祿也瞻彼旱麓旱山名麓山足高峻非生物之所麓乃百物所聚生也

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周家之愷悌君子承其先

祖愷悌之道所以與感受福也

榛楛旱山所有之木

瑟彼玉瓚此章言先祖積德必有

善承之子孫也瑟密義謂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愷悌君子

則福祿所降必有賢子孫也瓚圭瓚玉器黃流鬱鬯也鳶飛戾天此章言先

祖之德可以作後人也鳶飛戾天與上得其道謂先祖魚躍于淵與下得其

宜謂後嗣後嗣之賢自先世之貽謀故愷悌君子退不作人作興起之於善

也言不遠作人於善乎清酒既載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先

祖饗其成功也載事謂造也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享報而子

孫受福也故云以介景福介至也謂以來大福也瑟彼柞棫瑟然密茂之狀前章言先祖享成功之報此章重明成功由先祖之力柞棫之所以密茂由人焚燎而然今之君子成其王業亦猶神勞力於昔也神指先祖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莫莫葛藟前章言由先祖之爲此章重言率循先祖之道莫莫葛藟柔曼茂盛之狀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與君子率循先祖之道以干天祿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此詩所稱愷悌君子或目先祖或謂子孫觀文意可辨

皇矣

此詩美周家所以興王業故言天監代殷莫若周然此詩主意在美王季終言王業之成而盛述文王之事序因云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皇大也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求民所定也此泛言天祐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

其政謂失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究尋究也度謀  
 度也上帝耆之增其式廓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上帝耆之謂天命所歸式  
 廓謂規限也猶云規模範圍也天命所致則增大其規限自諸侯而升天子  
 由百里而撫四海是增而大之也憎字與增同憎心有所超也義與增通矣  
 此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泛言天道如此上所云求德可安民者大而王之故  
 其眷西顧而歸於周此維與宅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作之屏之上章  
 之末言天命歸周此言其居西土所興之業其去惡養善生息其人民皆以  
 養治材木為興作之謂拔之屏之謂去之作屏之者其蓄其翳也蓄立死翳  
 自斃意者立死則全枯翳謂枝幹之死耳故蓄上配作之翳上配屏之作并  
 根出  
 之屏伐去而已夫人之為惡以自亡故以自死之木與之修之平之修治之也叢生  
 曰灌行生曰榭故字  
 以列謂修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此與平治民物各  
 得其宜也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檉楛檉河柳也  
 楛積也必芟除而後茂盛此與養民  
 也上四句止言所當去者及行列至此言檉楛乃與民也二木常木眾多者



故以興民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壓柘待用之木以興養育  
賢才也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上述其治矣此云天監就其明德其治如此串  
夷載路也串循順之義穿物一貫爲串字形亦然夷乎也載路猶滿路謂充  
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充塞也天立厥配受命旣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  
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帝省其  
山此章將言王季受命配天之事故再言帝省其山以見其所爲之可以配  
天也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柞棫常木興民松柏良材興  
賢才拔長盛興生民繁庶兌潤澤興賢才得其所帝作謂天道邦作謂人君  
之爲人君之德能與天對合者自太伯與王季也○太伯雖不爲人君然其  
爲與王季相須皆周家之事王季之治能對天而由太伯與之固故云自太  
伯王季也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因心者出其天性也言王季天  
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賢之而讓之國卒受天命與王業之篤厚周家之福慶  
又成其兄讓德之光顯也載辭也錫與也謂與其兄之光顯受天福祿保而



不失以至奄有四方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此詩本意在美王季故其言大  
伯之讓皆由王季下言文王之事亦歸本王季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此章  
述王季之德帝度其心謂天鑒其衷誠也猶其德音猶字之義疑是大也德  
音德聲也其德聲既大而其實德克明非徒能明又能類類肖也令人能知  
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  
爲至德長謂能居長上之道君謂能君撫人民興王此大國克順又克俾順  
謂順道俾化民貽後皆是也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己能順道然後能使  
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故不特俾民遷善而已又俾其子文  
王守其德而不失故無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子孫此二句結之而  
下述文王之事也帝謂文王上章之末言王季之業施於子孫此章言文王  
承王季之緒復受天命終成王業也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黨比  
也畔近岸援攀援歆欲之動也羨愛羨誕與但同義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  
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

伐之道於是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往將侵共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依憑也京周國文王本據周地以興侵廣土疆自阮而始謂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歸服也開地益廣至於岐隴高山皆有之陟我猶云廣我疆宇至登高岡也矢陳也謂墾闢言人無耕闢我陵阜乎陵阜皆我之阿也無飲我水泉乎水泉皆我之池也言皆屬其有也其地既廣於是擇高明之處而安居之度相其鮮原鮮原謂高明之地得其地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傍將猶傍也謂其傍建其都邑其德爲萬國所歸向是天下萬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上章言文王開拓土宇天下歸服此章乃言其聖德所以化人如此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於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其大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其化之感人雖不大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

也民由之而不知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此章首言文王之化如此章末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伐而誅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帝謂文王當謀與爾爲仇之方詢謀也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鉤援登城之梯臨衝二車皆兵車臨衝閑閑此章述伐崇而天下畏服也閑閑徐緩之狀言言猶斷斷也校訟不服之狀凡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崇侯迷惡當文王之徐緩之時則斷斷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訊訊連連之多連連屬續之狀訊生獲者也安安不輕暴也馘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又爲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又明其罪惡以著逆順之理是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於是四方畏服莫敢侮慢伐而猶不服於是力攻之蕞蕞盛強之狀旣力攻之崇乃仡仡然仡仡

壯勇之狀堅拒守是其惡之終不革者也於是攻伐之肆謂縱攻也絕滅之忽滅也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有聲言作豐在伐崇之後而此言度居乃在前章者蓋此章自侵自阮疆言其廣疆宇以至於及遠建都邑一併盡言之耳非謂事在伐崇前也

伊川經說卷之三



伊川經說卷之四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

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

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做古

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

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

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

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

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

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



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  
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  
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  
心一本無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

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  
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  
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  
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

春秋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  
天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諡法不尸其

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隱公之始年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  
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  
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  
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  
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  
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  
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  
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臯也諸侯交相  
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

彼來而及之也兩國已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公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于奔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

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尙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贈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啗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

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爾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曰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彼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己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爲暴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縞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鄭人伐衛

向向是不交焉而執其入人向以是為天不有豈蘇樂於此日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伐夷戎王法所不容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惡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諡稱私諡所以罪其臣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臯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殺君乎大義旣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名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日摟諸侯以伐鄭固爲臯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臯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臯左氏以爲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碛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碛使其宰孺羊肩泚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五年春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簣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為主也

螟

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  
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輸平于齊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  
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辜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與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與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尙禮秩如嫡卒

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秋公伐邾

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

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臯

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臯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

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二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人也

庚寅我入祊

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為主也盟與鄭絕也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

螟

災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大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

夏城郎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

夏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暈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

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爲主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暈譖於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于寯氏暈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諡法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對而鄭

三與之盟以定之其臯大矣

秋大水

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臯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

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

失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臯自見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

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下宋與申歸于大國

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

三侯矣會齊侯鄭伯會于鄧

蔡侯鄭伯會于鄧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九月入杞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書又以其善其能父亦稱大夫不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二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

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

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舉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舉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贏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見于廟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文闕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臯均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

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  
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蝻

蝗也既旱又蝗飢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  
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  
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  
而立之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  
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冬紀侯來朝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人民効死以  
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七年春二月季亥焚咸丘

右者昆蟲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

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春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天王使冢父來聘

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先生作春秋傳至此而終舊有解說者纂集附之於後

十年冬齊侯衛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于郎三國爲主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十有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

不肖可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己不能保

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

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莊公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構其兄而使至於死其鼻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

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竟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鄆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而取怒大國故深擧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

遂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兩鄆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二年方逆蓋齊難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為要結姻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卽位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卽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立由此

故卽書滅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預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夏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

故不諱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辜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二十有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

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不稱君居喪祔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

以襲人眾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文公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三年秦人伐晉

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

晉聖人取其遷善悔過乃其善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王使

召伯來會葬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始逆立公子雍旣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

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旣納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

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也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  
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十年夏秦伐晉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  
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十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宣公名倭文公之子亦庶兄匡王五年即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脫氏字

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十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疆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十有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旣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

晉不救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卽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鄆人盟于蜀



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約盟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三年冬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冬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七年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

八年冬衛人來媵

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

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因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國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

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宋殺其大夫山

去族害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人

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

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

一本此下云襄十年桓之會與此同十四年向之會亦同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侯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卹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爲恥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

寘之于荅丘也

十有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

諸侯同病楚也

○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二年冬遂成虎牢

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責其不能守也

三年六月乙未同盟于雞澤

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非爲主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閒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自會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同病楚也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叔孫豹會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

○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卽位諡法容儀恭明曰昭

元年三月取鄆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

莒展輿出奔吳

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

淮夷會于申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

十有二年冬晉伐鮮虞

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

盟之罪實爲幸也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卽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臯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解在哀公八年

○哀公名蔣定公于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闡

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彼故賂齊以

二說之

齊人歸謹及闡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伊川經說卷之四

程氏經說卷之五

二先生

禮記

明道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

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兄弟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



淇澳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義爲利以利爲利也

伊川先生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當作新

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

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

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四字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當作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其字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

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

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

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

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

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

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  
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  
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  
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  
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  
天下僂矣詩云瞻彼淇澳葦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  
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作殆之誤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





程氏經說卷之六

論語說

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可樂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雖樂

於及人不見知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

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於其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

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

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道千乘之國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學一作非

爲己之學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親事君與朋友交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之自脩當如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慎其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盛德之輝光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禮義也因其不失於相

近亦可尚也

敏於事勇於行也

貧無詔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脩也切磋琢磨自脩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爲自脩之道知來者也

爲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則不勉而中矣

溫故而知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踐言則可信

周而不比周爲遍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學而不思則罔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攻求異端則害於正

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己能慎得祿之道也

舉直錯諸枉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書云孝乎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

非其鬼而祭之諛也不當祭而祭之諛於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爲是則何所不能爲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林放問禮之本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

夷狄之有君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如一本無如字射乎射者正己而已非有爭也其爭也君子言君

子其爭乎

巧笑倩兮美質待禮以成德一作法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能論故曰起子

夏禮吾能言之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考證矣故夫子

不能成之

禘自既灌而往者灌者祭之始也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非一事之失也先儒

皆謂以魯逆祀而云逆祀固失禮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

之中禮則治之如視諸掌也不知也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禮

之甚而言耳

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抑之云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也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為工也工力非一端苟有可

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事君盡禮人以為詔也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切無傷善之心也切

於善一作色乃傷善也

管仲之器小哉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乎故答以不知器

大則自知禮矣

樂始翕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有傳之失者故未盡善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以愛人為本主於寬厚禮

主於敬喪主乎哀不然是無本也何以觀乎

里仁

子曰里仁為美居以親仁為美處不擇仁焉得為知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

苟志仁無惡也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得善弗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言道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欲仁則仁斯至矣不繫乎力也

用力於仁者固嘗一作當有之己未嘗見耳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之於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親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在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

放於利而行多怨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禮者爲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爲

國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君子求其在我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也求為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己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德不孤必有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公冶長

斯焉取斯斯助語詩云恩斯勤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尚飾之物子貢文勝故云器也復問何

器曰瑚璉也瑚璉貴器飾之盛者皆從玉見其飾之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佞辨才也人有之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云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使求祿也對以己學且未能信信謂自得故夫子說其篤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浮海居夷譏天下無賢君也子路  
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子路以爲實欲浮海也故喜夫子與己夫子許其勇  
而謂其不能量度事理也取材裁度也材裁通用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子貢既能自謂何  
敢望回故云吾與女弗及所以勉之進也

宰予晝寢人既耽惡難以語學矣因責其不踐平日之言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  
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夫子之  
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果於行者故有聞而未能行惟恐復有聞  
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與人交也世謂臧文仲知僭上失禮安得爲知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其然豈其然乎人不能見其色則可矣謂其無喜愠則非也苟無喜愠何以知其未仁也夫子獨稱其以政告新爲忠斯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使晉時也其再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則過矣  
子在陳曰歸與夫子之刪詩書使羣弟子編輯之也

伯夷叔齊之節至高峻也然其居之以寬故怨希不然則不可以處世矣孰謂微生高直君子敬以直內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足恭過恭也左丘明古之聞人

顏淵季路與夫子之言志夫子安仁也顏淵不違仁也季路求仁也

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也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善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質也語生質則不異於

人人不若己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

子桑伯子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仲弓可謂知旨者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求乃欲資之而爲之請粟夫子曰與之釜者所以示冉求以不當與也求不達而請益則與之庾求猶未達夫子之意故自與之粟五秉故夫子非其繼富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周之矣原思爲之宰則與之粟九百思辭其多故謂之曰苟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夫子之使子華義也原思爲宰有常祿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回三月不違仁得善則服膺弗失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至謂心存於仁非能至於仁也

季康子問仲由子貢冉有其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唯三子者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爲學由己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女自止非力不足也

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行不由徑動必從正道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無鮀之巧言與朝之令色難免乎今之世必見憎疾也

道不可離也事必由其道猶出入之必由戶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非有所得安能樂之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

樊遲問知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鬼神當敬也親而求之則非知也以所難  
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者

一本有喜字

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通流仁者樂於

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  
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  
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而失其觚之形制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

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爲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之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學而守禮雖未知道亦可以弗違畔於道矣

南子非正而衛君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願見安能拒之乎子路以夫子之被強也故不說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而謂之曰吾道之否塞如是蓋天厭之猶天喪予也

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博施厚施也博而及衆堯舜病其難也聖人濟物之心無窮已也患其力不能及耳聖人者人倫之至惟聖人爲能盡仁道然仁可通

夫上下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恕者爲仁之方也  
述而樂之至哉其美也  
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識而無倦者有諸己者也何有  
於我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  
子矣以仁知而言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如是則德曰  
新

申申和適之貌天天溫裕之貌

吾不復夢見周公夢見周公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慮  
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苟以禮來者無不受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見於辭色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甘矣則飫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舍無所預於己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所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己故夫子抑而教之曰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

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爲多矣能察知所慎善觀聖人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爲二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作三月則於義不可

夫子爲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二人者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

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云樂亦在其中矣非樂疏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既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惟於詩書執禮必正其言也

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能知聖人也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也惟自謂好學耳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亦自謂好學也所以勸人學也敏速也



謂汲汲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人莫不知有命也臨事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爲能安命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夫子告之以無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謂之孚見於事謂之信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常雖無善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爲有以虛而爲盈處約而爲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衆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  
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怪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  
拒絕之則太甚矣人潔己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欲之則至未有力不足者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夫子以知禮答司敗之問而以爲黨在所不答也而復自云有過者蓋巫馬期約以復告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常人於文飭則皆欲勝人實行則未之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謙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誨人而

不倦不厭不倦非己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數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謂有是理乎子路以古人之誅告夫禱者悔過遷  
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善可遷故云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循理故舒泰蕩蕩然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之讓非謂其弟也  
爲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  
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

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蕙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  
禮則好訐故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歿  
爲終其事也故以全歸爲免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不問而自言故曰言曰  
鳥畏死故鳴哀人將死而言出於誠也故善君子所貴者慎之於身言動之  
闕皆有法則容貌莊敬則可以遠暴慢顏色正則自知其信辭氣之出不使  
至於鄙倍鄙謂偏僻倍謂違拂義理倍與背字通用孟子曰師死而遂倍之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政在修己身正則官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  
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顏子能無我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剛毅而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

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貴富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爲才美謂威儀技藝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君子處身如是知無道而富貴爲可恥而不處特立者能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之始必定公始仲尼自衛反魯時也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慥慥

則必信自當然也而有不然者僞妄之甚不可得而知也謂非常理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舜禹得天下而已不與求巍巍其德之高也

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爲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尙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禹德之至不可復有加矣再言無間稱美之深也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常人之學多以一長而得稱成名也達巷黨人大夫子之博學而怪不以一善得名於時蓋其不知聖人也故夫

子聞之而謂門人曰欲使我何所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御藝之最下



者國文而謂門人曰始於其時故持持嗚乎持嗚乎吾持嗚矣嗚嗚之是不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麻

冕用純儉而無害從衆可也拜乎上泰也泰謂簡慢事君不可泰也寧違衆

也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言也

按時氏本伊川先生作論語解止此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略不同後

子曰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

出故從閣本云

謝氏入其本之義其故故入焉其也

後齊亞正入而堯王齊攝出十人以專氣文到丈文風欲起出然又齊入

程氏經說卷之六

大詩表多無皆出義轉義高其大與天同出無其於也體大不何辭而容

幾與乎操焉文有天下出義高辭天不而巧不與求義其於也高出

子與受言言當然也而齊不然春給安之甚不可辭而賦也謂非常賦也

程氏經說卷之七

孟子解

按晁德昭讀書志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又接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復載因存其目云

程氏經說卷之七

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平陽府志卷之十

程氏經說卷之八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爲法於後不可不修

道也者不須臾離也止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爲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爲己而已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止萬物育焉

此章明中和及言其効情之未發乃其本心本心元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



此章言舜所以用中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樂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止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章辨惑陷阱之可避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守之此所以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

此章言中庸之難能均平治也一事之能一節之廉一朝之勇有志者皆能之久於中庸惟聖者能之

子路問強止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章言強之中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強者也南方中國也雖



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爲君子北方任力故止爲強者能矯以就中乃得君子之強自和而不流以下皆君子自矯其強者也塞未通也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富貴不能淫也

子曰素隱行怪止惟聖者能之

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止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所謂隱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上至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備矣自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

常道盡矣

子曰道不遠人止君子胡不慥慥爾

言治人治己之常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而遠人是爲外物一人之身而具有天地之道遠而故今大而天下同之是理無毫釐之差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將欲治人必先治己故以忠恕自治責子之孝而自知乎未能事父責臣責弟責朋友皆然故惟安常守中務實是乃治己之務

君子素其位而行止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安土順命乃所以守常素其位不援上不陵下不怨天不尤人居易俟命自邇自卑皆安土順命之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止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論誠之本惟誠所以能中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雖無形聲可求而物物皆體弗聞弗見可謂微矣

然體物弗遺此之謂顯不亡不息可謂誠矣因感必見此之謂不可揜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止

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盡其孝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故夫婦之不肖可以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止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亦言庸行本於孝文武周公皆盡孝者也所以父作子述而無憂者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武王之孝能不失顯名而尊爲天子周公則達孝於天下是皆盡孝者也武王周公蓋善繼文王之志善述文王之事故修其祖廟所以繼文王事親之志序爵序事所以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追王之禮下達於士庶人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

哀公問政

止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章言爲政蓋本於庸行也盡修身之行至於以道以仁行之至也思修身

至於事親知人知天知之至也

天下之達道五止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謂之達道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以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始有異也既不有異是乃所以爲中庸者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修之身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修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修身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知所以治

天下國家皆出乎此者何中庸而已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止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章言庸行至于九經盡矣自知天至於九經無精粗之別必備乃所以爲常道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修身九經之本必親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禮義由賢者出尊賢則不爲異端所惑大臣人所瞻仰所以取法非其人黜之可也在其位不可不敬不敬則民眩不知所從讒色貨皆害德舍是三者惟德之貴則人勸而爲賢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而不責以善此所以諸父兄弟相勸而親官盛任使如注說注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待之以忠信養之以厚祿士無有不勸者也遠人惟可以柔道馭之送



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者柔道也厚往薄來不爲歸己者厚也一說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以貫九者誠也故其下論誠

凡事豫則立<sub>止</sub>道前定則不窮

豫謂成己素定也成而素定非誠而何有諸己之謂信無信不立有信不廢如誠有之何往而不可苟無其實幾何不窮言前定如宰我子貢以說辭成事前定如冉有季路以政事成行前定如顏淵仲弓以德成道前定如孔子之集大成此章論在事之誠

在下位不獲乎上<sub>止</sub>不誠乎身矣

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而後已明善者能明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說之而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故所以能誠其身此章論在身之誠

誠者天之道也<sub>止</sub>雖柔必強

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



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卽天道也天道無則無思然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卽聖人聖人卽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窮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至之非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

自誠明謂之性止明則誠矣

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理之實然者至簡至易既已至之則天下之理如開目睹萬象不假思慮而後知此之謂誠則明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簡易實然之地而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止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于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

其心之所同者皆然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  
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  
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  
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  
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於此於  
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  
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  
育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  
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天地參

其次致曲止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徧覆包含無所不盡然而稟於天不能無少偏曲則  
其所存所發在偏曲處必多此謂致曲雖曰致曲如專壹於是未有不常德  
之成矣未有不見乎文章致曲至於成章無以加矣無以加則必能知類通

達見其所不盡幾者動之微也知至而不能至之不可與幾故知至未有不動者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有心乎動動而不息雖文有大小未有不變者也變者復之初復于故則一於理不知其所以變故惟其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止 故至誠如神

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今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即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將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

誠者自成也 止 故時措之宜也

誠不爲己則誠爲外物道不自道而其道虛行既曰誠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己所自行將誰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從來有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從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理雖有物象接於耳目耳目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故有內

外生焉性生內外之別故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內外故具仁與知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大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吾用乎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箕不可以簸揚則箕非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蕘稗且不可得況禾麥乎是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則誠之爲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乃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爲形所梏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

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  
故時措之宜者凡以反乎性之德而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  
者也

故至誠無息止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章言至約之理惟至誠而已盡天地之道亦不越此窮盡實理得之有之  
其勢自能至於悠久博厚高明但積之而已蓋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  
無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爾乃乾坤之所以開闔如  
使之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堪任也徵驗也悠久長也凡物用之不窮者其  
才堪任是用也如有所窮則其用必息故誠之所以久者不息而已不能堪  
任廢敝必矣又安所效驗於外哉不息至於有徵則傳之百世亦猶是也能  
傳百世而不已則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卑有如是廣博其  
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其積不得不明是皆積之之效也所以覆物載物  
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非用而後



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乃天地之道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止於至誠而已天地之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而已如使天地爲物不貳則必有已積之有已則其積不多昭昭撮土之微不同乎衆物又烏有博厚高明悠久之功能哉天之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爲聖人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禮儀威儀道也所以行之者德也小德可以任大道至德可以守至道故道不虛行必待人而後行故必有人而行然後可名之道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敦厚以崇禮

德性廣大高明皆至德問學精微中庸皆至道惟至德所以凝至道也雖有問學不尊吾自德之性則問學失其道矣雖有精微之理不致廣大以自求則精微不足以自信矣雖有中庸之道不極高明以行之則同污合俗矣雖知所未知不溫故以存之則德不可積雖有崇禮之志不敦厚以持之則其行不久此皆合德與道而言然後可以有成矣



是故居上不驕止 其此之謂歟

居上不驕知上而不知下爲下不倍知下而不知上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與

知藏而不知行

子曰愚而好自用止 其寡過矣乎

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

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尊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世反古之道三

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故王天下者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

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

諸侯有所不與故國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仲尼祖述堯舜止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祖述堯舜善有所尊憲章文武善有所徵上律天時如祖述堯舜下襲水土

如憲章文武蓋稱堯舜者以道言之天時者道之所由出也稱文武者以政

事言之水土者人之所有事也律之言法襲之言服也此言仲尼之中庸如

是之大如是之備故譬言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巳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止故曰配天

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聖人成德非萬物皆備足以應物而已其停蓄充盛至深至大出之以時人莫不敬信悅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

惟天德爲能配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止其孰能知之

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化育化也莫非經也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其大經歟莫非本也致公平極廣大不偏倚不係累其大本歟莫非化也陰陽合散屈伸其化育歟誠者實有理是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可易者是謂庸全

其所固有之義則經綸至矣理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謂之中尊其所自出則立之至矣理之所不得已者是謂化育明其所不得已之機則知之至矣至誠而至於此則至誠之事盡矣天德全矣夫天德無所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倚於物則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積而至於至厚厚則深深則大厚也深也大也不至於天則不已卒所以浩浩者天而已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

詩曰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止無聲無臭至矣

自此至終篇言德成反本自內省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色自不大聲色至於無聲無臭聲臭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誠一於天可知聞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本我心之所固有也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非失之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可得此不可

得而致力焉惟循本以趣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本源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歟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揭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凡德之本不越是矣如此則入德其幾矣反本之要吾心誠然而已心誠然之豈係乎人之見與不見惟內省不疚可矣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必賞罰而人知勸沮其感德之盛足以使人愛敬愛之則樂從故不待勸敬之則不敢慢故不待懲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天下正己斯可矣正己則物孰與不正篤恭而天下平正己而已自明之德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何聲色之用乎德之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其不肖也可以能行其輕而易舉豈特毛之比乎故毛韜有倫如誠一於天則無聲無臭之間得其實理斯盡之矣

按晁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載此卷切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

